

T-2516/792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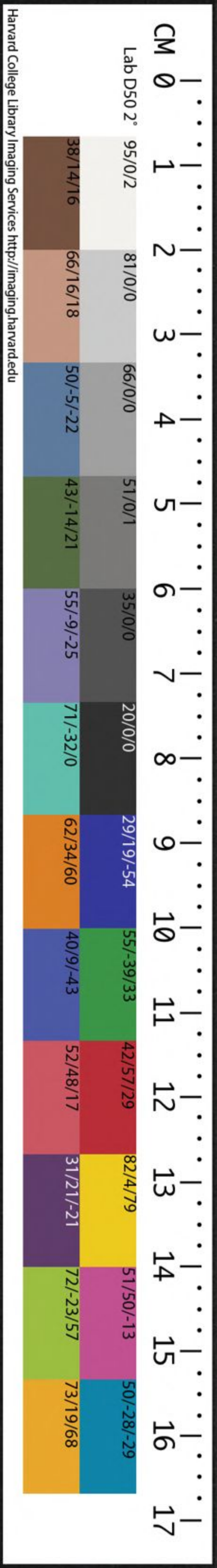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1

卷  
二十三  
四

Made in Japan





史緯卷二十三

漢書十一

列傳

袁盎

袁盎譖殺鼂錯極可恨然錯本欲殺盎亦小人報復常情尚有一二可錄故存之

袁盎楚人也。孝文卽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絳侯爲丞相，朝

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

在。主亾與亾。方呂后時，諸呂用事，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爲太

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廷毀我，益不謝。及絳侯就國人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益結交。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兒子種謂益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

温太真用  
此法

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徙爲吳相，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亾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因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去，益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益，人有



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  
 言上乃召盜盜具言吳所以反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  
 兵乃可罷錯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初盜為吳相時有從史盜私盜  
 侍兒盜知之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亾  
 去盜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從史適  
 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  
 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  
 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索司馬曰君

亦難

第去臣亦且亾辟吾親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  
 分背盜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洛陽劇孟嘗過  
 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亾為  
 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  
 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盜雖家居景帝  
 時特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諫梁王以此怨盜使  
 人刺盜刺者至關中聞諸公稱之不容口乃見盜曰臣受梁

即亾在



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益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楛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

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亾治，尚書者獨齊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遷博士，因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

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于前，上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數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亾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



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五丈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卒不習。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應作十擊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云：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問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

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亾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博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亾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亾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亾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弗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



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地土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勿令遷

有保護之能也

子 實俱本

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亾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劊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亾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策問之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



塹內垣之  
外游地也

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塹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塹垣丞相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之卽請問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塹爲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塹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  
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  
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  
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爲也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  
俱反以誅錯爲名上方與錯調兵食會竇嬰言袁盎詔召入  
見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  
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  
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爲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  
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亾賴子弟  
亾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  
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



公罪及身  
正矣刑之

屏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廷尉毆劾奏錯曰吳王反逆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何至此

不得其平  
如此蓋漢  
承秦法也

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還上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畫計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多奇計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

何不斬盜

張釋之



余亦一張  
季也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  
不得調亾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  
將爰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謂者釋之既朝畢因  
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言秦  
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謂者僕  
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  
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  
口對嚮應亾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無賴詔釋之拜  
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

上林尉不  
能對嗇夫  
代對職也  
釋之止其  
拜而自以  
應對拜公  
車令恐無  
以服嗇夫  
之心

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  
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  
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  
口辯亾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駮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  
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  
 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椁又何戚焉文  
 帝稱善拜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  
 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  
 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  
 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  
 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言取長陵  
 生更逆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  
 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  
 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人有盜高廟座  
 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  
 市上大怒曰人亾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由此天下稱張廷尉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史紀 卷之二十三  
恐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入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鞮解，顧釋之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 馮唐

馮唐，趙人也。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幸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告。文帝曰：「吾居

代時，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言其母所以深惡遷

得切

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唐薦魏尚與田叔薦孟舒略同雲中乃有長守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今。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名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慕傅伯袁盜之爲人也上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不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苛細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弘為丞相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

無學二字  
亦中汲黯  
之病

長安令屬  
內史故黯  
云

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亾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根者也。且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黯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淮陽楚地之郊，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



余得為執鞭所欣慕

客受僱運多欠

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無貴賤亾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業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于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是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以此陷罪贖為庶人復為

當時好客中廢而客寥落故史遷有感言

汝南太守數歲卒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賈山

賈山穎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美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  
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銅錮  
其內，叅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  
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而託葬焉。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  
已加矣。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  
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直切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  
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  
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  
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  
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  
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  
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亾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諛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故功德立于後世，而今聞不亾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亦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刑罰輕于它時，而犯法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乃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文帝除鑄錢令山以為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有智略慷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絛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

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亾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臙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後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亾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閹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使王求爲漢嗣。王又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



梁王怒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如毫釐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

如此聰明  
宜後身爲  
蘇子瞻

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于心曰敬諾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絜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



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

不絕二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大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



也極  
也統經  
也言一梁  
之井鹿盧  
為汲索所  
斷也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

援。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夫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徠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  
 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  
 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  
 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  
 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  
 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  
 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

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臺  
 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  
 還兵疾歸尙得十半十之五也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  
 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  
 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  
 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拜乘爲



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名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得罪家室没入臯亾至長安會赦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媠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斃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蓋自悔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又自詆嫚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可讀者不二十篇

路溫舒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爲獄小吏。因學律令，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卽位，温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必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亾。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也。方今天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下賴陛下恩厚。凶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專爲

深刻殘賊。凶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此所謂其一尙存者也。上善其言。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高帝數言其風亦謂其太守曰百異也  
 之類也此所附其一尚存昔也上善其言內史舉盛舍文學  
 曰畫此為燦精不入修木為吏昧不捷此昔我吏之風悲哉  
 新修燦類公林餘為一世不願國患此世之大類也

史緯卷之二十四

漢書十二

列傳

竇嬰

此傳雖無甚關係但寫得生動如在目前太史公生色畫也存之

竇嬰字王孫，季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季景即位為詹事，梁孝王來朝，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請朝。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嬰賢，乃召嬰。嬰入見，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用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太子廢嬰數爭不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怒貌爽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乃起朝請如故。桃侯

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參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田蚡者王皇后同母弟也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武帝即位封為武安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丞相綰免上議置丞相及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以前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疾惡。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臧爲郎中令，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爲禮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行者，時諸外家爲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好黃老言，而竇嬰、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吏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

相，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蚡。蚡貌侵生，貴甚，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丞相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嘗召客飯，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夫獨否，故嬰日默然，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夫也。灌夫字仲孺，潁

嬰亦不卑



陰人父張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從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讐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麾下所殺傷十數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將軍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固止之吳人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爲中郎將武

帝卽位夫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帝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得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必欲陵之士在已之左愈貧賤益敬與鈞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好任俠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宗族賓客爲權利橫于潁川潁川人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欲倚灌夫引繩披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夫嘗有服過

女此客何



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且日蚤臨、蚡許諾、灌夫具語嬰、嬰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帳具、至旦、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嬰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蚡特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蚡尚臥也、夫人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鄂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詣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灌夫聞、怒罵籍福、福恐、兩人有却、乃謾好謝、田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灌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蚡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却、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



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麾灌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其家不  
令家人知

得棄市罪嬰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爲耳目諸灌氏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身救灌夫夫人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倡優巧匠之屬不如竇嬰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盡地辟倪兩宮



波黯正人  
以爲是則  
更矣

間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臣乃不如嬰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嬰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嬰言是蚡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數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不折必披蚡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寶嬰內史鄭當時是嬰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寶嬰田蚡長短今日廷論局趣若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

能爲石人耶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亦獄吏所決耳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蚡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鼠首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嬰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嬰豈假詔者寃哉

嬰欲與夫同死復食治病何也

踰晦則不死矣蚡故殺之也然蚡只多一兩月活耳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嬰良久乃聞劾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蚡病若有繫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蚡為太尉時淮南王安入朝蚡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魏其事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淮南王謀反覺上聞蚡受金事曰使田蚡在者族矣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心弗善也太后知帝意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嚮唯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



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車騎。皆帝所賜也。卽以姦鄙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臣忠爲子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廼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廼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

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漢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等。景帝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史綱 卷之二十四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梁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得釋。安國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卽位。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召以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六年。田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鳥獸之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其末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郅它。皆天下名士。士以此稱慕之。天子以爲國器。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卒。上欲用安國爲丞相。安國墜車。蹇甚。乃更



以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瘡匈奴大入邊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戰失利上怒徙屯右北平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歐血死贊曰竇嬰不知時變灌夫亡術而不遜田蚡負貴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籍福區區其間烏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雖曰有命要自可悲

### 景帝諸王

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

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

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

堂碑、雅靈臺

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文約指明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武帝艷然難之

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乃

縱酒聽樂立二十六年薨

中山靜王勝孝景帝子也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多寃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强數奏暴其過惡而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



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繫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蠶蠹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螽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

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中山地不足分

李廣

李廣，成紀人。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廣



家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武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孝景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大人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遂從

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以爲漢有



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夜半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武帝立以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

廣軍單

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

傷病

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

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

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騎數百追之廣

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

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上乃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不必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矣廣所居郡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長身猿臂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其善射亦天性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射猛虎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爲後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軍幾沒罷歸無賞廣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廣旣出塞大將軍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廣自請曰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廣出東道且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一軍士大夫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皆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天子以爲勇。

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自殺。國除，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方貴，幸諱云鹿觸殺之。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凌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



史紀 卷之二十四  
七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

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絃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明日復戰斬首三千  
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  
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  
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十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言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  
還時陵軍益急匈奴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  
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大喜使  
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壽趨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  
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  
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  
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  
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



天子客遇之。况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  
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  
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半、大、片也。至遮虜鄣相待。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  
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  
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  
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  
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

此是公論

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藥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  
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  
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令陵為  
助兵，時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  
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  
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  
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

李陵心事  
而遷為之  
言豈非獨  
知之契



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單于母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衛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病死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  
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于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廣之殺降亦其事也

### 蘇武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父建平陵侯武以父任為郎時漢連伐  
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  
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  
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

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  
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發使送武  
等未行長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  
子深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  
謀未發事覺勝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  
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



武自刺豈  
懼劔擬

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  
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  
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  
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  
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  
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膏草澤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  
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  
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

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  
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并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  
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  
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  
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武自刺豈  
懼劔擬



更嫁故娶  
卿婦為子  
卿解嘲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

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倘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膽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

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常惠爲中郎後至右將軍封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



故人家不餘財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張安世次日韓增次日趙充國次日魏相次日丙吉次日杜延年次日劉德次日梁丘賀次日蕭望之次日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 衛青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君孺次少兒次子夫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上青冒姓衛氏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級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



斬首虜數千人，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萬餘，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元朔五年，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獨與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追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上曰：「我非忘諸校力也。」今且圖之，乃封都尉公孫敖等皆為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亡去。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蘇建至

蘇建為青  
裨將建武  
之父青傳  
應在武前  
史以武節  
義故先武  
可青云



上弗誅贖為庶人。衛霍原共一傳今分為二青後事見去病傳

###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元狩三年。以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緄。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讐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

公孫敖

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趙破奴等皆為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欲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令去病將兵以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數萬人渡河。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漂陰侯。上嘉去病之功。益封千七百戶。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分處降者於塞外。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卽渡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適

直青軍自定襄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匈奴兵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



後得其衆。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獲屯頭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并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斬捕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功多於青。詔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校尉吏卒封侯。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兩軍之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人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

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蹋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于天下未有稱也。去病卒。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旣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



主風皇后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尙平陽主。太史公曰。蘇建語  
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  
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